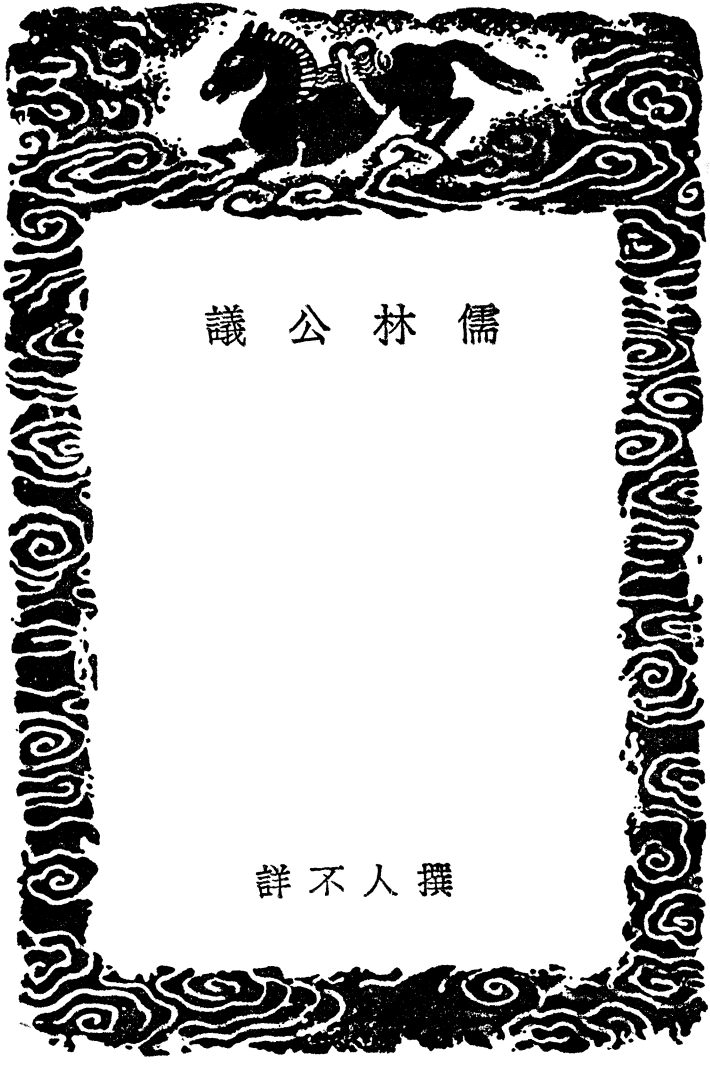
儒林公議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儒林公議

撰人不詳

本館據稗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儒林公議

儒林公議卷上

太祖承五代易姓之後。知人心未固。以太宗身試黽危。有英睿之斷。可以王天下。故居常以主社稷許之。

日。太宗被疾。憮甚。車駕幸其邸。勉令灼艾。因自指所御赭袍示之曰。此當誰着耶。未年。夜愛綢繆。終以大寶授之。太宗纂嗣。下河東。海內生靈寢安。不知有他姓矣。大哉。聖人之治也。舍其子而立其弟。以公天下。追惟堯舜之心。豈遠是道哉。

太宗下河東回。止蹕常山。謀伐幽薊。及不利班師。遂留駕前刻漏及渾儀於行宮。蓋深憤醜虜憑陵。志在必復疆宇。以拔生民抑亦示艱難於子孫也。慶曆甲申歲。既平保塞叛卒。留住常山繕葺宮殿。藻堊一新。宴殿特壯麗。兩廡脩敞。不減京都集英制度。蓋宴犒軍校之所也。

太祖天表神偉。紫髯而豐頤。見者不敢正視。李煜據江南。有寫御容至僞國者。煜見之。日益憂懼。知眞人之在御也。

太祖既下江南。得徐鉉、湯悅、張洎輩。謂之曰。朕平金陵。止得卿輩爾。因問曰。朕何如卿國主。張洎對曰。陛下生而知之。國主學而知之。雖學知與生知不同。然其知一也。

太祖少在兵戎間。累著戰功。以至得天下。然以興隆學校爲心。京師建國子監。每與駕親臨。以觀其役。識

者知太平之有漸矣。

王曾僕射有台宰之量。每進擢時材。不欲人歸恩在己。初參大政。嘗薦蘇惟甫者可當煩使。惟甫至京師。屢造其門。不敢輒語以私。一日久奉朝請。資用已乏困。旬浹吉旦詣公。語餘遂及身計。公答以它辭。惟甫退所館。已有特勑者在門。乃新命江淮都大發運使。實朝行之極選。乃王公日所署勑也。惟甫慚嘆久之。其他事多類此。范仲淹被遇極深。嘗贊之曰。久當朝柄。未嘗樹私恩。此人之所難也。公曰。恩若自樹。怨使誰當。識者以爲明理之言。

楊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斅之。時號楊劉。三公以新詩更相屬和。極一時之麗。億復編敍之。題曰西崑酬唱集。當時佻薄者謂之西崑體。其它賦頌章奏。雖頗傷於彫摘。然五代以來蕪鄙之氣。由茲盡矣。陳從易者。頗好古。深擯億之文章。億亦陋之。天禧中。從易試別頭進策。問時文之弊。曰。或下里如會稍。或叢脞如急就。億黨見者深嫉之。近山東石介嘗作怪說以詆億。其說尤甚於從易。謂億刓鋭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欲盲聾天下耳目。謂吾學聖人之道。有攻之者。不可不反攻之。譬諸盜入主人家。奴尚爲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盜。死且不避。豈至是耶。

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於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時山東人石介方爲國子監直講。撰慶曆聖德詩以美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氣類不同者惡之若仇。未幾。謗訾羣興。范富皆罷爲郡。介詩頗爲累焉。

自朱梁至郭周五十餘年凡五易姓天下無定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義之風蕩然矣太祖皇帝天啓神贊舉無遺筭開端創制事未成就遂厭區夏太宗皇帝以新邸勳望紹有大統深懲五代之亂以刷滌汚俗勸人忠義爲本連闢禮闈收采時俊每臨軒試士中第者不下數百人雖俊特者相踵而起然冗濫亦不可勝言當時議者多以爲非古選士之法故眞皇嗣位之初王禹偁首上疏言得失謂舉選非天子親臨之事請以歸有司然太宗滌汚革舊一新籌笏則明者亦默知其意焉

太宗臨軒放牓三五名以前皆出二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卽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紱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爲常謂固得之也每殿庭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韉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傾羨讙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躁好辯人也嘗曰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千萬恢復幽薊逐彊虜於窮莫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寶元於拓跋夏元昊初叛命遣人詣闕表言諸蕃推奉求朝廷眞册議者雜然莫知所從時張士遜章得象當相柄陳執中張觀輩筦樞極皆謂小羌不足憂遂拒絕之乃命夏竦帥涇原秦鳳治回中范雍帥鄜延環慶駐高奴並擁節鉞雖城洫未完兵力尙寡然元昊戍其下未嘗小有侵軼蓋不欲曲之在己也竦諜知其情堅守不動元昊亦踰年不敢輒侵其疆雍守延旣久以謂羌眞小而怯也屢遣裨校率兵縱掠元昊旣忿且以爲辭遂併集醜類入寇延安乘虛直逼城下人心震搖懼必不守雍檄召劉平

自他道出華池赴援平素輕敵又兼程而趨士卒不得休息及與賊遇率其下大呼力戰賊亦少卻裨將郭遵驍雄絕倫躍馬躒陣所向披靡然賊衆千餘萬平與石元孫兵不滿三萬賊又委老弱及牛馬以餌之諸軍爭功蹂亂無復行列賊乃盡銳乘之平等大敗生爲賊縶自爾賊勢雄張官軍懾矣後一年任福戰沒於鎮戎軍之好水川又一年郭懷敏陷於定川偏將以下獲全者鮮皆舉軍敗覆窮蹙奔潰誠可痛也當劉平之戰也尙斬馘千餘級任福亦傷夷敵人數百至懷敏則束手就殪如投陷穽焉時呂夷簡復居相位語人曰一戰不及一戰吁可駭也豈承平日久將卒不練以至是歟將天假羌酋以爲國患也

康定辛巳歲韓琦爲陝西經略安撫使尹洙爲判官同詣闕獻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涇原兩路出師夏竦作太師意不甚主時呂夷簡居上弼天下之務一斷於己杜衍方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爲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以來言羌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也然呂不計事之可否而但持此說識者非之韓尹既遂請即馳驛而西自畿甸近郡配市驢乘軍須入關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諸用度盡於關中括取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已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洙徑走延安見仲淹圖爲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路將佐聚兵數萬爲出討之計元昊遂併兵來寇欲逆折官軍之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銳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其勝必矣將佐皆庸人無謀慮賊人羸形誘之時委老弱牛畜令官軍將獲衆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

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白而去者遠奔逐北惟恐後時任福奔走竟至好水川賊所伏勁兵由四山而出不可勝數烟塵坌合前後相失官軍圍塞其中無復行陣流矢如雨殺聲震地任福而下將佐死者五十餘人如王珪桑懌者皆驍勇可備指縱是日皆不免人頗惜之將作監丞耿傳洙友也力薦於琦使預謀議是役也傳從福督戰深爲衆所歸咎然傳亦死於陣洙乃作憫忠辨誣二文以排衆說後洙以他罪被鞫言事者復攻二文欺衆然人衆事往積歲不復窮考洙亦自以宅罪謫焉

拓跋元昊少好兵父德明時將兵破甘涼其可汗自焚乃俘其妻孥以歸自是益喜戰勢亦漸盛德明死繼披氅牛京哥城咯斯囉雖遇敵力戰元昊所部亦傷歿者衆然大勢已屻遂南徙歷精誠文法淺弱矣又其子瞎氈摩氈角背叛其父自立摩氈角素依首領郢成俞龍爲謀主俞龍復納女於元昊子寧令僞號梁王者由是角斯囉常憂禍發肘腋意益衰怯矣

拓跋德明承繼遷土宇志在自守然其下部族亦時寇抄邊境及公移究詰則陽言不知朝廷惟務含貸以存大體其號令補署宮室旌旗一擬王者每朝廷使至則撤宮殿題榜置於廡下使輸治出饑館已更赭袍鳴鞘鞬吹導還宮殊無畏避一旦貢表求封册廟論者乃責以藩臣之禮欲必行天誅何不思之甚也

元昊既志在恢拓數侵諸藩境土鄰國數怨之常選部下驍勇自衛分爲十隊隊各有長一妹勤二浪訛遇移三細賞者埋四五里奴五雜熟屈則鳩六隈才浪羅七細毋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毋嵬名十

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又分兵爲左右廂諸酋各選精騎目爲生剛捉生其廂左距契丹右抵甘州有野利剛浪崖遇乞三將號爲謀勇者人或言皆有異志元昊並誅之而勢亦不衰朝廷東自麟府西極秦隴開五路帥府儲衆兵以守之元昊入寇常併兵一路而來諸路兵勢隔遠不能救援故敗者數焉加之儲峙供餉中外殫耗是以議者欲亟與之和苟紓一時之敝

天禧中西蕃酋領李遵反郢城温共迎角廝囉爲主以興文法遂逼秦州時曹瑋作州帥逆戰於三都各蕃衆大敗自後不復敢寇漢境唃氏後迎李遵郢城温殺之又爲拓跋元昊侵逼文法終不能盛朝廷加以旌節歲有賜予唃氏亦時遣人朝貢

康定初元昊擾邊官軍頻覆屯田員外劉渙抗章請使唃氏令率衆擊元昊以分兵勢自秦州踰四旬方達唃氏所經道路艱危非貨不行既見倨慢殊無外臣之禮逼渙拜之加以言語不通朝音不能悉達徒捐金繒數萬而還議者以謂唃氏危窘自固不暇豈能爲朝廷困元昊哉渙策踈矣

景德初契丹入寇車駕幸澶淵上未嘗親御軍戎意甚懼比及河橋欲遂止澶之南壘時寇準作相高瓊居親衞力勸上過北城上乃躬擐金甲登堞號令諸軍既四顧滿野皆胡騎益不自安準指麾言論自若上亦深倚之陳堯叟本蜀人勸上西幸成都王欽若南士謀幸金陵準曰皆可斬及虜寇講和車駕還京師準之功無與二準亦豪俊自負欽若輩深嫉之一日欽若因論澶淵事曰城下之盟古所深恥今陛下初御海內爲夷狄陵侮亦不幸爾上曰爲之奈何欽若曰非天表瑞呪盛儀衞備則無以聳狄

人而掩茲醜。由是上志在奉符瑞。勒功岱嶽。以誇戎夏。丁謂輩遂從而希合之。加以承祖宗恭儉之餘。帑藏充牣。內外寶貨。不可勝計。洎封祀禮畢。玉清景靈會靈三宮觀成。國力爲之耗竭。用事之官賞賚金錢幾千萬。近世以來未有也。

眞宗建玉清宮。自經始及告成。凡十四年。其宏大瓌麗。不可名似。遠而望之。但見碧瓦凌空。聳耀京國。每曦光上浮。翠彩照射。則不可正視。其中諸天殿外。二十八宿亦各一殿。楩柟杞梓。搜窮山谷。璇題金榜。不能殫紀。朱碧藻繡。工色巧絕。甍栱欒楹。全以金飾。入見驚怳。覩眩迷其方向。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會計。天下珍樹怪石。內府奇寶異物。充牣襞積。窮極侈大。餘材始及景靈會靈二宮觀。然亦足冠古今之壯麗矣。議者以謂玉清之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阿房建章固虛語爾。天聖歲六月中宵。暴雨震電。咫尺語不相聞。俄而光照都城如晝。黎明宮災無餘。大像穹碑悉墜煨燼。見者無不駭歎。明肅皇后垂簾。對兩府大臣而泣。追念先志。罷宮使王曾柄相。黜判官翰林學士宋綬歸西垣。授夏竦以修宮使。力期興復。議論喧然。言事者亦競進說難復。乃止。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師舍利。臨瘞爲之悲涕。興國寺構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殿。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觀者無不駭愕。兩閣又開通飛樓爲御道。麗景門內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曆中。不十年間。相繼災燬。略無遺焉。欲爲之福。如是其效乎。

太宗嘗謂杜鎬曰今人皆呼朕爲官家其義未諭何謂也鎬對曰臣聞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諸古誼深合於此上甚說其對

曹翼王彬遭會興王勳效寖著諸將平蜀競掠財寶彬獨不犯釐忽由是太祖益知之性兢畏不伐破唐回入都城令監門者但報自江南勾當公事回及勳望日隆名寵益峻愈謙下謹懼以保祿位每出鎭藩閫卑躬待士遇計臺巡視封部雖朝籍省部位至下者亦屏遠從者端笏迓於路左使者見之無不愧恐賓僚或有以過禮爲言彬曰上使此人來窺我爾其畏惕如此子孫知義方者亦能遵其家法

曹彬下江南城李煜面縛就彬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有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能死則豈復忍恥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識量

曹彬居第卑陋未嘗修廣蓋深懼侈滿安於儉德臨終誡諸子曰慎不得修第厥後遵其遺訓無敢踰者及中宮升儐門戶翕赫里巷之間輿馬塡咽亦止加丹堊而已噫夫人欲之縱由外物之侈也□廣侈之居以養氣體則儉非之奉不能充理勢然矣矧子孫被華腴之蔭不知艱苦者哉其致滿覆無惑也吁如曹王之保家訓後可以爲富貴之師矣

上既廢郭后羣臣無敢言者時孔道輔爲御史中丞范仲淹居諫職知不可以偏言奪乃相與率臺諫合入伏閤拜疏上遣詣中書諭以廢意時李迪在相位謂道輔曰廢后古亦有之矣道輔對曰今天子神聖相公當以堯舜之道佐之奈何引古者失道之君廢后事以爲證耶迪由是怒道輔仲淹皆黜補郡

餘皆罰金而已。疏云。君者、天下之父也。后者、天下之母也。天下之母可以無罪而廢。是天下之父亦可以無罪而廢也。此淹之辭。

陳彭年被章聖深遇。每聖文述作。或俾彭年潤飾之。彭年竭精盡思。以固恩寵。贊佞符瑞。急希進用。當其役慮時。隨寒暑燥濕不知也。有高信臣者。其中表也。館於其家。見彭年足疾甚。每朝歸第。則亟就書室。嘿坐端慮。或呼婢僕脫靴。則瘡膿霑漬。亦不自苦。少求休息。十日旬澣。乘閑步於廊廡。忽見紅英墮地。訝曰。何花也。左右對曰。石榴花耳。彭年曰。此有榴樹耶。乃彌年所居之僦地也。其銳進如此。時人目爲九尾狐。言其非國祥而媚惑多岐也。乃參毗宰政。未幾而亡。

孫奭起於明經。敦履修潔。端儀典正。發於悃愊。章聖崇奉瑞貺。廣構宮殿。以誇夷夏。奭累疏切諫。上雖不能納用。而深憚其正。疏語有國之將興。聽之於人。國之將亡。聽之於神。其忠朴如此。

孫奭敦守儒學。務去浮薄。判國子監積年。討論經術。必請精摩監庫舊有五臣注文選鏤板。奭建白內于三館。其崇本抑末多此類也。

馬元儒學精深。名齊孫奭。居喪不爲佛事。但誦孝經而已。時人稱其顓篤。

國朝以來。京都雖有國子監。爲講學之地。然生徒不上三十人。率蒙稚未能成學者。遇秋試詔下。則四方多士。競投牒於學。干試求薦。罷則引去。無肯留者。初試補監生。但無大謬。無不收采。生員得牒以歸。則自稱廣文館進士。監出一牒。生員輸緡二千。餘目爲光監。利爲公廨之用。直講置員。但躐爲資地。希遷

榮耳自景祐以來天下州郡漸皆建學規謨立矣慶曆初今賈相國昌朝判領國庠予貳其職時山東人石介孫復皆好古醇儒爲直講力相贊和期興庠序然嚮學者少無法利以勸之於是史館檢討王洙上言乞立聽書日限寬國庠薦解之數以挾之聽不滿三百日來者日衆未幾遂盈數千雖祁寒暑雨有不卻者諸席分講坐塞陞序講罷則書名於籍以記日固已不勝其譁矣講員日衆判長奏假庠東錫慶院以廣學舍爲大學詔從之介復輩益喜以爲教道之可興也他直講又多少年喜主文詞每月試詩賦論策第生員高下揭名於學門介又好議都省時事雖朝之權貴皆譽訾之由是羣謗喧興漸不可遏介不自安求出倅濮州言者競攻學制之非詔遂罷聽讀日限一切仍舊學者不日而散復如初矣議者曰學校之設固治國化民之本也賢不肖知之然古今不同勸導異方古者舉鄉命秀必由於學舍是而進者鮮矣今考士升藝不由於學思治者失其本而欲以末制驅縛之其終爲害也宜哉

盧多遜權謀之士也太祖常患耶律氏據幽薊未有策以下之多遜進說願權都鎮州經畫攻取俟恢復漢土則還蹕於汴聞者果之

太宗嘗責趙普以下舉將帥普對曰昔明宗舉石晉晉選張彥澤劉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豈敢輕舉耶

太祖嘗密遣人於軍中伺察外事趙普極言不可上曰世宗朝嘗如此普曰世宗雖如此豈能察陛下耶

上默然遂止。

李漢超帥師於高陽關。貸民財而不歸之。民撾鼓登聞上訴。太祖乃謂之曰。爾之鄉里亦嘗爲契丹所掠乎。曰。然。上曰。自漢超帥後有之乎。曰。無之。上曰。昔契丹掠爾不來訴。今漢超貸爾乃來訴耶。怒而遣之。乃密召漢超毋謂之曰。爾兒有所乏。不來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白金三千兩。自是漢超奮必死之節矣。

張詠當太宗朝。時望漸高。執政者忌之。恐有大用。言於上。謂詠有威名。欲以武爵處之。詠聞不樂。一日燕見。自請爲武臣。別求三千人貲糧。親募拳勇之士自衞。以備出戰。上不許。自是執政無敢議者。

祥符中。軍士有告其營將誹毀天書者。上怒。欲鞫正其罪。時馬知節在樞府。力言不可。且曰。天書之降。臣等若非親承德音。亦未之敢信。矧軍校乎。苟正其罪。則軍政不能肅矣。遂止。

又李漢超將勁兵五千駐高陽關。以捍兵戎。漢超常患兵少。因遣其子奉章詣闕。求益兵。太祖逆謂之曰。汝父使汝來求益兵耶。乃賜其子食已。而謂曰。汝父不能辦吾事。則候契丹斬汝父頭。吾當別有能辦吾事者。兵則吾不益也。遂解寶帶及以金帛厚賜焉。漢超乃自奮勵。終能北禦彊寇。不內侵。軼議者曰。太祖以天威神略。戡削多亂。夷狄慴縮。不敢內侵。然亦由將之得人也。漢超以寡禦彊。未嘗挫勢。亦由兵精而任專也。今之治邊者。兵益冗。勢益敗。國用已殫。而戎患方熾。誠可浩歎哉。

張詠在白士間。意概不羣。秋試求薦於大名上書公府曰。昨日公府試罷。羣口騰議。以詠名在張覃之右。

且覃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善。著書十餘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愼。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聞者無不服詠善讓。謂可以勸薄俗。又嘗作聲賦。雖未能高致絕俗。然豪邁有理致。朋游有勸詠以聲賦贊先達者。詠曰。取一第乃欲用吾聲賦耶。其自負如此。

張詠所臨之郡。無不完浹。前後民愛之如父母。再治蜀。恩威條教。動皆可紀。益人至今謠慕。比戶畫像祠之。以謂諸葛武侯之後無逮之者。蜀人性游侈。嘗親春以勤嗇教之。民皆感其意焉。

張詠守餘杭時。方歉凶。饑民多犯禁鹽。詠無問多少。皆笞而遣之。由是犯者益寡。邏捕者入郡白詠。以爲亂國家法。詠怡然納之。遂留夜飲。因自行酒。謂之曰。錢塘十萬戶。饑者八九。苟不以私鹽自活。忽焉溝斯壑。以死易生。則諸君將奈何。吾止佇秋成則繩之以法。聞者皆服其言。至有泣下者。是歲至秋。杭無盜賊。民命以濟。又有民家子與姊之贅壻爭家財者。訐曰。妻父遺命。十之七歸壻。三與子。手澤甚明耳。詠竦然命酒醉之。謂其子曰。爾父可謂有智者矣。死之日。爾甫三歲。故托育於壻也。若爾有七分之約。則爾死於壻之手矣。今當七分歸爾。三分歸壻也。其子與壻皆號泣再拜而去。人稱神明焉。

張詠治蜀。承兵亂之後。比防南衆。四野寇暴未息。城中無旬月之儲。乃榜衢市。錢官監之直。貴米價以博易之。糧廩因之充接。蜀漸安焉。

張詠性剛急。嘗作鯸鰂魚賦。其序略曰。江有若覆甌者。漾於中流。移晷不沒。舟人曰。此噴魚也。觸物則怒。多爲鷁鳶所食。遂索書驗名。古謂之鯸鰂。因而賦之。亦欲刺世人之褊薄者。又爲褊箴曰。百行同轍。一

褊則缺。其意亦欲自警也。然終以剛直不躋柄用。後進不知論者以爲詠躁愎。不任輔弼。何輕誣之甚哉。

楊億雖以詞藝進。然理識清直。不爲利變。章獻太后寵冠妃御。人有諷億使上言。請升配宮壺。則立可致身二府。億深拒之。未幾。丁謂奏章稱楊后德。當正椒闈。未半歲。乃參大政。億終不悔。朝廷議封禪。億謂不若愛民息用爲本。復爲邪佞者所排。眷寵寖衰矣。億性又踈放。言或輕發。時陳彭年方親幸。潤色帝制。有譏億云。竊議聖文非親制者。上不樂。甚一日召億入禁中。賜燕。有酒極豐美。至于杯案之屬。皆常所未見者。既而命小黃門捧書數箱示之。皆文藁也。其中刪塗改削。皆上親翰。億皆伏讀。深贊天作之美。上忽變色曰。皆朕自作。非假人也。億不知所以然。亦不敢自辯。但惶懼而退。未幾。以母往許之陽翟弟倚所得疾。遂請急歸侍。不待報而往。但留書時相所爲敷奏而已。上聞之。錫以金繒藥劑。未之罪也。億遂自稱疾不出。晁逈李宗諤輩皆貽書趣億歸。但假弟倚答書曰。兄書語大錯。喜怒不常。委是心神不定。乃爲母奏乞免官僻言者亦請紀其罪。乃除太常少卿。分務西洛。許居陽翟治疾。然門生館食者尚十餘人。踰年貲用漸窶。乃表述嫉謗所集。賴睿明保辨。再章求典許田。不報。復求歸覲。乃就命守汝陽。既而得綠毛龜。表獻稱瑞。繼復求覲。遂召還京師。貢章願徧謁玉清諸宮。始混和於時輩矣。未幾卒京。今上新政。追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張詠正直少合。與楊億頗相知善。嘗遺億書云。世之才豪。須藉智識制之。則豪氣不暴縱。不與伊呂並轡。

亦合著名垂範不朽。屑屑罹禍者。自古何限。蓋智不及氣耳。大率負絕世之才。遇好文之主。迹繫中禁。聲馳四方。苟加順氣於和。嗇精於漠。超然獨到。邈與道俱。不臻長世之期。足爲瑞時之長。億文詞侈博。落筆即成。生平纂集數百卷。其劬勞至矣。然皆聲韻偶麗。編組事物。鮮有及理之文。詠之書億。其眞益友之言歟。

劉平石元孫既爲昊賊所敗。邊威益削。時夏竦守涇原。乃拜章求罷兵柄。其略曰。惟保定之窮邊。稽有唐之前制。遙兼鄭滑。旁總邠寧。領北平三軍。洎安西四鎭。精鎧五萬。具裝九千。秀實之出奇兵。馬璘之提禁旅。禦茲西寇。尙或無功。而況營府久荒。樓雉重葺。依然狐兎之藪。莫覩貔虎之師。臣受略之辰。便議營繕。城纔板築。地已凍堅。方卜中春。再程庶役。又以小羌負德。積歲造謀。跨竇融之故區。有呼韓之舊地。廣募凶黨。十倍賊庭。若不糜之以恩。則當較之以計。方將博求跳盪。精練師徒。縞李牧鴈門之機。希羊祜終南之算。俟釁爲動。持重以須。不需百級之勞。冀成歲月之效。豈意鄜城狃於常勝。大將墮於奸謀。忽沮我師。數增賊勢。改襲犀兕。屬厭餱糧。四校驚嗟。三秦震駭。用儒不效。在理已明。又曰。朝那平地。祆巢密邇。回中川閑。賊逕交通。以四萬甲兵。備六十城寨。排列險隘。則用軍忌分。聚散要衝。又固圍斯闕。以寡制敵。未知永圖。又曰。資性憂畏。歷官艱難。傷弓之禽。聞虛弦而破膽。逸網之獸。罥垂蔓以殞心。由是數爲言事改換其語以爲謔。封章傳布。漏泄近機。復引破膽殞心之句爲怯懦。特甚示夷狄以弱。不復原其自敍歷官艱難之意。後乃詔邊臣事有干機密者。並得實封以聞。竦文思精敏。善於敍事。傳

其章疏徧於天下。亦頗以此爲累焉。

張知白清儉好學。居相位如布素時。其心逸如也。及病革。上幸其家。夫人惡衣以見。及臨知白寢所。見其敝氈縑被。帳帟質素。嗟美久之。亟令輦帳具臥物以賜。後之稱清德者。皆以知白爲師。丁謂貪權怙寵。斂蓄無厭。南遷日。籍沒其貲。奇賂異玩。陳鬻于市。死之日。家益困。諸子相繼夭。朝廷以其第賜太后弟景宗。後之言侈敗者。皆以謂爲誡。議者曰。夫物儉則常足。常足則樂。而得美名。禍咎遠矣。侈則常不足。常不足則憂。而得訾惡。禍亦遠矣。世有舍樂美而寧趨憂訾者。信乎爲惑也已。

明道中。江淮荐饑。乃命王隨爲安撫使。隨素無才術。不能拯傷救敝。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緡以散丐者。每出則前後擁塞。趨導者不能呵。隨方切切矜問。示爲恩惠。識者無不嗤之。

大聖中。明肅太后垂簾漸久。閹臣用事。競欲過尊母閤。以徼權寵。上勢孤弱。中外疑之。四年。各仗前詔至曰。皇帝率百僚上太后壽。時范仲淹職祕閣。爲校理。上疏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壽。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壽。太后不懌。遣大閹下仲淹章於政府。問其當否。晏殊方爲資政殿學士。居京師。嘗薦仲淹於朝。遂貼職祕閣。聞其事。頗憂懼。亟呼仲淹於第。切責之曰。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爾非中直者。特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爲言者之累乎。仲淹方對所以當言之意。殊又折之曰。勿爲彊辭也。仲淹退。移書於殊。略曰。日者以某好奇爲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置釣。仲尼斬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紲。而霸齊。藺相如奪璧於彊鄰。諸葛亮邀主於敝廬。陳湯矯制之大破單于。祖逖誓

江而克清中原。房矯仗策於也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耳。若以某邀名爲過。則聖人不必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生云。爲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某患邀之未至耳。某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斯言之有罪。必不疑其僥覬也。敢輕一死以重當代之法。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是行君臣之禮。非敦母子之義。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必有后族彊熾。竊此爲法。以抑制人主者矣。某天拙之人。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過之士。則滔滔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殊甚服。

呂夷簡王曾同在相府。曾公忠守道。夷簡專用小數。籠引黨類。復縱其子公綽交結人士。盛納貨賂。其門如市。曾知而惡之。夷簡權寵益盛。范仲淹輩數於上前攻其短。既而言者相繼斥逐。曾寖不樂。然曾性淳厚。又不欲有欺於同列。一日先白夷簡。欲面啓求退。夷簡答之曰。便俟旬時作表章。當與公同避賢路耳。既而夷簡急拜章求罷。不復白曾。曾頗後時上方疑曾不能容夷簡。曾怒爲所賣。乃密奏夷簡贓私壞公朝綱紀。上乃詰曾實狀。曾素不知主名。不能對。遂兩罷政柄。夷簡以使相判許州。曾止以資政殿大學士判邠州。夷簡薦王隨陳堯佐作代。二人皆無應務之才。隨又多病。數在告。未幾。爲諫官所論。

皆罷。上復思夷簡。終再用焉。

薛奎參預宰政。頗質厚任眞。明肅太后將行恭謝宗廟之禮。自呂夷簡而下皆阿順聽命。獨奎抗議不屈。明肅深忌之。然衆議已定。遂備法駕容衛。一同帝者。識者頗以爲憂。及明肅崩殂。夷簡等皆黜補郡。獨奎留焉。意將可以爲相。及李迪再居相位。踈直言。遠時務。上察其材短。未有以濟之者。時范諷方以言幸。乃論非夷簡不可。奎遂稽於大用。以至終身。知者惜之。

李迪既與丁謂論事。得罪遷徙。淹淪久之。上卽位。知其名節。深所屬意。明肅太后既崩。呂夷簡等皆罷鈞軸。亟召迪爲相。迪樸忠寡材。但務廣推恩惠。以悅人心。首下詔收敍諸罪廢之官。賊汙奸狡之人所共棄者。皆復爵秩。授以民政。又勑銓選吏登十二考者。不以保任例改京朝官。得疲軟奸贓眊亂不才者幾二百輩。勸沮之法。由茲益壞。人望替矣。蓋夷簡復來。讒間者且至。迪遂降黜。以太常卿知密州。

范仲淹入參宰政。富弼繼秉樞軸。二人以天下之務爲己任。謂朝政因循日久。庶事隳敝。志欲剗舊謀新。振興時治。其氣銳不可折。仲淹建議塞蔭補之濫。復限以年齒。定磨勘之法。由博士遷尙書外郎。由外郎陞郎中者。非爲不以名聞。弼皆贊美其說。果推行之。由是中外希遷賞者。嫉謗日熾。仲淹不自安矣。先是京邑辟司有大閹諸宮領之。如皇城辟收者。皆衞士國駿。目指氣伏。動必如意。或十餘歲不代。次當補者。系羨理不可得。弼與韓琦協議。制以三年爲率。不得復有干請。久任者悉奏更之。由是閹宮大譟。惡弼如枕于之讎矣。仲淹自以久事右鄙。羌勢未寧。願出使以專西略。遂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弼

自以累使北戎。再講和約。朝廷每論北事。多以任夠。乃慷慨許國。力請宣撫河朔。裁輯邊務。爲預備之計。二人既出。攻讒者接踵而至。謂仲淹夠不忠。務欲傾搖邦政。覬幸功名。上漸疑之。乃罷仲淹參知政事。知邠州。罷夠樞密副使。知鄆州。時諫官歐陽修余靖輩咸協同夠等。或議時政。漸以他事被逐。目爲朋黨。浮薄競肆攻詆。希執政意。以致好爵。仕路險薄。益無恥矣。議曰。君子小人。各以彙舉。蓋聲應影附。自然之理也。近世並立於朝。以道德相勸摩。爲衆所媚者。皆指之爲黨。未知同心一德。以濟天下者。由何道而可致哉。

夏臺叛命之二年。勢益熾橫。朝廷疑其有吞噬關中之意。由是獻議者請修潼關以拒之。時宋庠參預大政。銳意主其議。遂詔興板築置樓櫓戰具。回關門而反闔之。關中士民嗟怨。謂朝廷棄之矣。甚者取材興役。半出於華陰。其民之心可知也。然見者則知其無益於備。而徒失民心。朝廷後知其非。悉命撤毀之。

景德初。契丹大寇河朔。章聖將幸澶淵。中外人情震懼。車駕發京師。六軍奏作樂。上疑問左右。杜鎬前曰。周武伐紂。前歌後舞。上悅。遂作樂。人情頗安。

乾德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時中選者唯頴贄一人。自是罷不復舉。至咸平中。始復舉之。所對策限以三千言。景德後又先於中書試六論。應係條式者。方預臨策。益爲艱峻矣。近制試論於祕閣。數時之間。督迫取就。舊制舉人納卷不許踰申刻。蓋慮久則梟城掩關故耳。有司不詳故事。乃不許及

申時試人眎景高下。窘蹙成文。故每三四歲一舉。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

慶曆初夏寇方盛。陝西四路並任儒帥。久而未有成功。時呂夷簡爲相。上深所注意。夷簡因言四帥皆儒臣。於軍政非便。俸祿又薄於偏裨。遂皆除觀察使。欲責其成功。時范仲淹帥環慶。爲呂所惡。又授□。乃抗章辭讓。言臣聞先王爵以讓德。祿以報功。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祿。此百代不易之典也。又聞貴貴者爲其近於君也。漢遣御史繡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節度使以軍禮見。斧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措置乖失。廉察刺史遂爲武官。學士丞郎一出。謂之換過。入朝既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祿。而不樂換者久矣。況今用兵之際。事繫安危。今日之命受有利名。臣若嘿嘿而兼之。一則失朝廷之重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怒。四則皷軍旅之怨。五則取夷狄之輕。六則貽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爲經略安撫副使。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內朝近臣。出臨外閫。以節度諸將。孰不以朝廷之勢而望風稟命。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視詔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已。今一旦落內朝之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事郎節度留後之上。今降於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失朝廷之勢一也。又既爲外帥。則而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害於邊事。豈敢區分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縱降詔丁寧。必令覆奏。而

臣輩豈不監前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內外指縱之體。此則減論議之風采二也。又臣至邊。常責將佐當圖實報。上效國家。勿樹虛聲。妄求恩獎。故歲年以來。所奏邊效。稍稍得實。不致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昌熾復來。今大臣將三換籠數。更何面目責諸將之實效。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又臣聞自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而共其憂患。士未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饑。今邊兵請給粗供樵爨醯鹽之費。食必麤糲。經踰歲年。不知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載。棄而埋之。負罪以逋。不能遠者。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輩。心同憂患。爲國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歸於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由於衆心無恩。當未危之時。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翻然改圖。劫長吏以應賊。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寒心。亦欲獲厚祿養敢死之士。以除寇患。今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臣得十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使彼日而御之。以待其釁耳。臣恐此輩一旦倉卒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賊。爲國家之患矣。此則皷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邊上熟戶蕃部皆呼臣爲龍圖老子。至於賊界。亦傳而呼之。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小可首領並僞署觀察團練之名。臣若授茲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夷狄之輕五也。由斯以往。必敗乃事。寧不貽國家之後患哉。六者臣上爲國體而辭之也。再念臣世專儒業。遭逢盛時。以文藝發科。陛下擢於祕館。處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寒士至此。又踰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爲先。如臣曩者以言事效賈生慟哭長太息之

說。黷于聖聽。中外共棄。屢經貶放。亦以塞朝廷之薄責矣。而臣自足其咎。未嘗怏怏。此縉紳之所諒也。前年春。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國威。朝廷有使過之議。遂至於臣。隸至延安。竭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顛沛十載。灰而復燃者數四矣。自知非將帥之才。豈可以了大事。且國家急難之際。邊鄙乏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羸困。日勉一日。俟將帥得人。臣則引退丘園。歌詠太平。雖多難之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廷豈以貪夫畜臣。減近職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鄙。永謝丘園。非臣之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心墮氣索。不知其涯緣。臣夙夜乃事。精爽已乏。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爲荷戈之事乎。此臣爲私心而辭者也。伏望尊號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追還新恩。許存舊職。則是以內朝近臣。經略邊事。節制諸侯。其體重矣。而況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臣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祿。如方榮劉興輩。不若減厚祿而就學士之清列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失其勢。下撓其志。汨喪不樂。意衰神瘁。則百事隳墜。豈能振謀發策爲國家長城之倚哉。恐非陛下推委使人盡心之意也。一昨宰臣堅讓三公。雖已行之命。陛下特俞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爲國體而辭之者六。爲私心而辭之者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劾無功冒賞之過。又劾違制之命。以聽于朝廷。假使朝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敗名速禍。死於寇亂之手。此臣所以知其退而不知其進也。唯天鑒處之。夷簡覩奏不樂。然逼於物議。未幾。幷他路皆罷廉察。復學士之職焉。

寇準在相位。以純亮得天下之心。丁謂作相。專權黷貨。爲天下所憤。民間歌之曰。欲時之好呼寇老。欲世之寧當去丁。及相繼貶斥。民間多圖二人形貌。對張於壁。屠酤之肆往往有焉。雖輕眇頑冥。少年無賴者。亦皆口陳手指。頌寇而詬丁。若□□恩讎者。況耆雋有識者哉。

儒林公議卷下

謝絳、吳人。雅秀有詞藻。景祐中。知制誥。然輕黠利唇吻。人罕測其心。時謂之士面觀音。與范諷同年。素爲諷所薄。及龐籍訟諷兩被黜。時王堯臣當制。絳求代草其詞。籍誥末云。季孫行父之功。予不忘矣。蓋指諷爲四凶也。論者益畏之。未幾。出守南陽。遂卒于官。疾亟自噬舌。噀其血肉。聞者深鑒之。范諷齊人。性踈誕。不欲小節。嘗忤外計。乃棄官求監舒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聞其俊邁。召拜諫官。好大言。柙闔亦時有補益。當塗者皆畏之。任三司使。闊略財計。議者以謂任不適其器。好朋飲。高歌嗷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深疾之。時人顏太初作東州逸黨詩以譏。識者亦以諷非廊廟器。未幾。被黜。遂卒。

國濛承五代大亂之餘。每朔望起居及常朝。並無仗衛。或數年始一立冬至仗。當世人士或不識朝廷容衛。至今尙然。太宗朝。嘗詔史館修撰楊徽之等校定入閤舊圖。時江南張洎獻狀。述朝會之制。得失明著。其文云。今之乾元殿。卽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卽唐之宣政殿。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册拜后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在此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置紫宸上閤。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嚮明而理。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麾金吾

仗候勘契畢。喚仗卽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繼百王之後。天下隆平。凡曰憲章。咸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尙自因循。竊見常朝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作上閤。爲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卽唐之延英殿也。是爲隻日常時聽斷之處。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輿論以入閤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按舊史書門下御史事。謂之日曆。爲皆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次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準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卽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庶侍從官有東西對拜之文。得遵正禮。至慶曆三年。幷予知制誥時。始詔臺省侍從官隨宰相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則無所更焉。

夏寇旣敗官軍。劉平石元孫陷沒。延州幾至不守。范雍日告朝廷益兵。復爲詩以言賊事。凡數千章。其傳播者云。七百里山界。飛沙與亂雲。虜騎擇虛至。戍兵常忌分。嘯聚類宿鳥。奔敗如驚麏。難稽守邊謠。應敵若絲棼。又云。承平廢邊事。備預久已亡。萬卒不知戰。兩城皆復隍。輕敵謂小醜。視地固大荒。願因狂狡叛。從此蒼兵防。又云。劇賊稱中寨。（中寨。賊之勁悍者也。）驅馳甲鎧精。昔惟矜笑騎。今亦教攻城。伏險多邀擊。驅羸每玩兵。拘俘詢虜事。肉盡一無聲。蓋爲前屢得賊中牒者。雖臠其肉且盡。終無一言。故雍詩有云。初朝廷輕視元昊。邊臣奏請。不甚允從。至是方罪樞臣而逐之。

馮拯在中書。孔道輔初拜正言。造其第謝之。拯謂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耶。道輔慚伏而退。後嘗謂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于今。未易有也。

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之。爲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至胙縣。一夕卒於驛舍。

孔道輔祥符中爲寧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郎將而下日兩往拜焉。道輔以笏擊蛇首斃焉。由是知名。後鄆人石介作擊蛇笏銘。其文甚激。今具載之。曰。天地至大。有邪氣奸於其間焉。爲凶暴。爲戕賊。任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能禦也。人生最重。或異類出於其表焉。爲蠱惑。爲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能格也。祥符中。寧州有蛇。極妖異。郡刺史而下。日兩至於其庭拜焉。人以爲龍也。舉州內外遠近。無不駿奔走於門以觀。恭莊肅祗。無敢怠者。今龍圖閣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至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則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也。無異焉。郡刺史而下。暨州內外遠近。照然發矇。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鍾物與人。人有死。物有盡。氣不滅。烈烈然亘百世而長在。在堯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爲南董筆。在漢武帝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明。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興漢室。佛教微。聖道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

怪蛇殺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正至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間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擊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去廟堂之上無奸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於一蛇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人惟靈物氣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笏乃能得去物之在公能破邪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夏賊叛擾累年官軍頻敗關中物價翔湧天下爲之騷動朝廷欲與之約和而未有以揆之范仲淹帥延安乃使人遺書元昊稱朝廷仁貸惜民之意許歲與金繒勸其納款書已行始聞於朝執政皆不喜時宋庠參知政事言仲淹專擅可斬辭甚堅忮遂貶仲淹官知耀州以龐籍代之籍亦屢致和意於賊朝廷又密許籍以柄用俟和議成然後召賊乃遣其腹心楊守素入朝講約易其名爲曩霄朝廷亦遣使答之然終不見元昊久之乃定歲賜銀絹各十萬疋而茶六萬大斤遣張子奭册元昊爲夏國王復厚賜之元昊遣人約子奭留於宥州亦不相見封册重幣如委之榛莽子奭由此遷秩籍入爲樞密副使皆自以爲功焉

契丹知王師屢爲元昊所衄遂有輕中夏之心忽遣使蕭英劉六符貽書求關南之地意謂本石晉所貽舊疆爲周世宗所取今當復歸於北乃述世宗取地之後有人神共憤廟祉不延之語自謂與元昊素定君臣之分世爲甥舅之親又云殊無忌器之嫌輒肆殘人之伐英等既入境乃嘯聚雜虜於燕薊之

北以堅我朝廷乃遣富弼報聘許歲增金幣以代關南賦輸虜主宗眞對弼語言忽慢謂朝廷輕重在我與弼言辭往反數日方許納幣弼歸朝廷定議別立誓書以往遂歲增銀十萬兩絹十萬疋通前數每歲五十萬矣前所與歲幣皆虜遣人至雄州交取至是弼許輦至虜界白溝眞方許之輦畜之費益不勝其敝矣又云朝廷使介至北位序甚高北使至朝廷則座列頗卑今既敵國禮宜均比朝廷亦從之由是虜勢益驕矣

富弼使契丹報聘再立盟約時呂夷簡方在相位命弼諷契丹諭元昊使納款宗眞當是其言謂可指麾立定退遣使詣元昊諭以朝廷之意元昊但依隨而已及楊守素至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但當下諭本國何煩轉求契丹界夾西部落呆家等族離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詞責問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爲北邊又言清戢所管部落所貴不失兩朝歡好宗眞既以彊盛夸於中國深恥之乃舉衆西伐聚兵於雲州西約五百里夾山之側國內搔動粮餽相繼先是契丹預峙芻茭以備冬計元昊密令人焚之殆盡且多餓死及與戰遂敗懼朝廷知之乃出牓幽州稱元昊歸款以自夸大其略云元昊曩自先朝求爲鉅援據一方之裂壤迨三世以襲封又云鳧音易變犬態多端忘牢養之深恩肆狂悖之兇性擅誘邊俗巧諜歡鄰罪旣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往覆危巢方邇賊庭乞修觀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諜者又見其輿尸重傷者相繼自西而至其敗益明然深自藏蔽懼爲朝廷所知

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鋼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絕矣。賊爲患既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有僞署名職至卑如埋移香者作輸歸款。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慶曆三年。既放春牓。時議以爲取士浮薄寖久。士行不察。學無根源。宜新制約以救其弊。執政與言事者意頗符同。乃勑兩制及御史臺詳定貢舉條制。翰林學士宋祁等上言。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專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爲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日。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飾矣。故爲立學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今先試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程式。則閎博者咸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當依舊註。則科中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故爲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文義之法。此數者其大要也。其州郡彌封謄錄進士諸科經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爲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取才不遺。苟可施行。望賜裁擇其要。令天下州郡。並立學校。至秋試投狀。必由入學聽習。方許取應進士。並先試策問以經史時務。次試詩賦。格外特許依倣唐人賦體。諸科舊制對墨義外。有能明抗經旨。願對大義者。直取聖賢意義解釋。或以諸書引證。不須具注疏。尋降勑旨。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

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以牽制之。則夫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純明朴美之茂。而無興學養成之法。其飾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之。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議者屢以爲言。朕願與改更。比令詳酌。仍照宰府加之參定。皆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行實。先論策則辯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閎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士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其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舉察。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爲永式。詔既下。人爭務學。風俗一變。未能幾道。議者多出外官。所見不同。競興譏詆。以爲俗儒是古非今。不足爲法。遂追止前詔。學者亦廢焉。

契丹自阿保機雄據燕北之地。修其國之威法。諸戎遂漸爲所制。常得中國所賜紈錦。以其精緻者藉地。使牧豎汙踐之。親近者或問其故。曰。我國他日富盛。是等固當踐之。其用意貪侈。豈易盈哉。自石晉求援。爲耶律德光所立。約爲父子之國。歲輸絹三十萬。舉鴈門以北及幽州之地爲德光壽。自是失其控壓之要。廣之無全策矣。虜雖時有聘問。不過豐貂大腊顛駿數四而已。其隣國曰渤海女眞室韋達靼奚霫之類。皆奉之。其民慓鷙善鬬。堪艱苦。但乘寡不侔。故爲所制耳。梁及後唐時。尚有未貢者。自是阻門偪於彊力。晉高祖時。桑維翰疏云。契丹自數年來。最爲強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蓋謂是也。每興兵

擾塞則傳一矢爲信。諸國皆震懼奔會無後期者。每戰必銜枚無喧。專顧指令。統帥之下各有部陳。晝戰則望旗幟。遇夜則或鳴鉦。或吹螽角。或爲禽鳥之聲。各隨部隊。撤卷而去。至明不遺一旗。軍令至峻。皆以什伍相分。一人趨敵。則什伍助。前後急不相赴援則盡誅之。故其人能死戰。而又山後郡縣俗情篤實。高上武士。士農工商四者。俱備以資其用。其主雖遷徙出入。非廬不居。然有垣壘宮室矣。其民雖寮墮塞冽。非旃毳不禦。然有衣服染績矣。自開運中德光亂華。盡得吾朝帑實圖書服器工巧事。多慕擬中國。久而益盛矣。始石晉時。關南山後。初蒞虜民。既不樂附。又爲虜所侵辱日久。企思中國聲教。常若偷息苟生。周世宗止平關南。功不克就。歲月既久。漢民宿齒盡逝。新少者漸便習不怪。然居常右虜下漢。其間士人及有識者。亦嘗悵然無可奈何。

太宗既夷幷壘。乘銳直壓其境。國中駭怖。不知所爲。其主與左右聚議。皆曰。中朝皇帝此來。但欲恢復土宇。幽州垂陷矣。不可不救之。敗則委棄深遁。未爲晚也。中國既得山後郡縣。必不困蹙侵害。我乃傾國挽敵。遂能保其土。彼民復失所望矣。自後遣將出師。蹈其境界。顧其營壘。皆欲待命送款。然未能攘奸掃穢。料取全勝。亦彼民之不幸乎。爾後河朔之民。數被其毒。驅掠善良入國中分諸路。落鞭笞凌辱。酷不可聞。漢人每被分時。夫妻母子各隨虜居而去。號哭之聲震動天地。風雲多爲之變色。聞者無不傷心焉。及眞宗幸澶淵親征。遂與盟。歲給金繒。虜人自驚。恐王師遮屯要害。斷其歸路。欣然奉約。自是河朔之民漸有生意矣。

眞宗與北戎修好。遣使稱北朝公卿。以丁謂事適然無異論。時王曾爲著作郎直史館。獨抗章曰。古者尊中國賤夷狄。眞若首足。二漢雖議和親。然禮亦不至均。今若是。是與之抗立。首足並處。失孰甚焉。臣恐久之。非但並處。又病倒植。顧其國號契丹。足矣。眞宗深所賞激。然使者業已往。遂已。識者是之。

王曾知審刑院法。首違制報徒。曾請非親被之以失論。從杖。既而外郡有以是具獄。眞宗怒。詔令如法。曾執前議。上謹容曰。若卿議是無違制者。曾對曰。如詔旨亦不免有失者。天下之廣。豈人人盡知制耶。惟上裁幸。上悟。忻然從其議。因著爲令。

眞宗疾革。留皇太子決政資善堂。劉太后諷宰相丁謂謀臨朝。物議憂疑。王曾說后戚錢惟演曰。帝仁孝結於民心。深矣。今適不豫。且大漸。天下莫不屬於儲君。而皇后遂欲稱制。以疑百姓。公不見呂武之事乎。誰肯附者。必如所謀。劉氏無處矣。公實后肺腑。何不入白。卽帝不諱。立儲爲君。后輔政以居。此萬世之福也。后悟。不復有他志。及皇儲踐祚。遺詔軍國事權聽后旨。議久未決。丁謂迎后意。乃上議。太后朝近臣處大政。皇帝朝朔望。獨見羣臣。餘日庶務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取可否。卽下中書覆。謂黨皆附和以爲便。曾對曰。天下公器。豈可兩宮異位。又政出宵人。亂之本也。不可。乃引後漢馬鄧故事。凡御朝帝坐左。母后坐右。而加簾焉。奏事以次。如常儀。納之。已而治定陵。謂果與允恭謀改吉旦。幸各禍事敗抵罪。謂黨佑之曰。謂首被顧託。請以議功。曾曰。謂事干宗社。議功不及。卒放謂於珠崖。佑者亦廢。先是謂用事。威賞皆專達。不請于朝。謂已竄馮拯繼爲上相。復躡故蹟。曾喻以禍福。拯深怒之。自

是事皆決於兩宮。然太后稍自尊侈。既上尊號。乃欲御天安殿受册。曾執不從。遂降御文德。由是大失太后意旨。及玉清宮災。曾爲宮使。乃免相出知青州。知者謂曾之大節。邦家賴焉。

故相李昉嘗謂其子宗諤曰。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人吏。難於選補。一省舊規。漸成廢墜。吾罷相爲右僕射都省。並無舊吏。惟私名散官數人。主掌案籍而已。舉措應對。山野特甚。省中故事。憒然不知。會勑集三署官議事。省吏以狀來報。吾語之曰。三署官議事。僕射入省乎。曰不知也。臺省官與丞郎尚書雜坐乎。曰不知也。掌名表郎官與監議御史何向而坐。曰不知也。左右丞與尚書坐孰爲主。曰不知也。吾爲主客郎掌誥日。時尚書張昭本濤、楊昭侃、右丞趙上交、中丞劉温叟、以耆儒宿德。俱在班行。屢陪諸公於都省議事。大凡在內庭論職。不論官。入都省論官。不論職。學士帶西省官。議事之日。入都省。並轅本班坐。每議事有司於都堂陳帘幕。設左右丞坐於堂之東北面南向。設中丞坐於堂之西北面南向。設尚書侍郎坐於堂之東廂面西向。設兩省常侍舍人諫議坐於堂之西廂面東向。設知名表郎官坐於堂之東南面北向。設諫議大夫坐於堂之西南面北向。又設左右司郎中員外坐於左右丞之後。設諸司郎中員外坐於尚書侍郎之後。設起居司諫正官坐於給舍諫議之後。並重行異位。故事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是爲四相。自唐開元之後。僕射不知政事。然非軍國大事不入省。會議事之日。三署官早赴省。就次。所司先以所議事狀扁呈郎官。略告大意。然後所司引知名表郎官執所議黃卷昇廳。就本位立。次引監議御史。次引小兩省官。次引郎中員外。次引三院御史中丞。各就本位。然後左右丞昇廳。

所司抗聲曰揖羣官揖訖各就坐知名表郎官以黃卷授所司捧詣左右丞執卷展書訖復授於知名表郎官始命進飲食所司捧筆研立於右丞之前一吏抗聲曰請定議左右丞揖羣官訖然後以一幅紙書所議字署事於其下徧授四座監議御史命一吏抗聲曰有所不同者請不署字食既訖所司復抗聲曰食畢揖羣官對揖訖各降階出就本位以所議可否共列狀進入以官高者爲表首異議者於閤門別進狀論列如諸司三品以上武班二品以上並入省議事卽諸司三品坐於尚書侍郎之南東宮一品坐於尚書侍郎之前武班二品坐於給舍之南並絕席異位如議大事僕射御史大夫入省惟僕射至廳下馬餘官並門外下馬設僕射大夫位於左右丞之前並重行異位揖筆署字皆僕射專之矣故徐鉉在省多知典故亦言江南見舊儒所說議事之儀與吾所記略同因命寫一圖授省吏未知此輩能遵守否當昉言此時都省猶時復議事近年以來此事都廢惟議謚法則羣官一集於都省郎官由經科入侍者多不知學術但飲食署字而已議罷出省人或問其所議者有全不知其所謂者兩制中淺陋者又恥與諸曹次列多辭以故不赴集由是體爲益隳焉

夏寇擾邊關中科斂頻仍民力大困掌計簿者遷徙靡寧無久職之計人戶逃移幾半公私窘蹙及吳道路爲都轉運使雖究意利害而分九等戶爲三十七等均徭民益怨擾不知所措

契丹既有幽薊及鴈門以北亦開舉選以收士人幽州劉氏昆弟其名曰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皆在被遇三嘏四端復尙僞主慶曆年秋三嘏攜嬖妾偕一子投廣信軍詞情悲切自言僞主兇狠皆有所

私。久已離異。今秋虜主逼令再合。僞主兒狠。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朝廷。頗詢其國中機事。言虜王已西伐元昊。幽薊已虛。我舉必克。所謀凡七事。復爲詩以自陳云。雖慚涔勺赴滄溟。仰訴丹衷不爲名。寅分星辰將降禍。兌方疆寓卽交兵。春秋大義惟觀釁。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得燕民歸舊主。免於戎虜自稱兄。朝廷以誓約旣久。三嵏虜壻位顯。恐納之生釁。又移文邊郡。躡知三嵏未還。求索峻切。期於必得。不然則舉兵隳好矣。朝廷乃遣還三嵏。復由西山路入定州境。所至以金賂村民。求宿食。勢亦窘。定帥遣人搜索拘送虜界。比三嵏至幽州。其妻已先在矣。乃殺其妾與子。械三嵏送虜主帳前。以其昆弟皆方委任。遂貸三嵏死。使人監錮之。議者深嘆惜其事。

天禧末。眞宗聖躬多不豫。丁謂當國。恣行威福。時劉筠在翰林。守正不爲阿附。謂深嫉之。筠乃求出爲郡。止授諫議大夫。守廬江。筠拜章求兼集賢院學士。謂沮之不與。筠舟行至淮上。遇水暴漲。作詩云。行行極目天無柱。渺渺橫流浪有花。客子方思舟下碇。陰虬自喜海爲家。村遙樹列淸江霽。岸闊平分觸氏蝸。鳶嘯風高誠可畏。此情難喩坎中蛙。識者美其憂思之深遠焉。謂敗。復召入翰林爲學士。以詩別同僚云。一辭鑾署守英蕃。兩見廬峯媚翠鬟。政懦每憐民若子。歲豐還喜稻成孫。離愁且飮閑人酒。密對須求長者言。入奉淸朝同一德。晨趨豈歎鬢霜繁。

祥符中。中書試制舉人六論畢。呂夷簡及布衣周啓明將被親策。執政以爲封禪有期。將告成功於天下。不當復訪人以得失。遂報罷。夷簡特升職位倅。啓明免。將來進士鄉薦。啓明乃歸括蒼隱居。聚徒講學。

不復仕進。時論高之。

江南徐鉉歸朝。儒筆履素。爲中朝士大夫所重。王溥王祐與之交款。李至蘇易簡咸師資之。李穆尚書有清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平居自奉寡儉。食無重肉。人或問其故。鉉曰。亡國之大夫已多矣。時王師已圍建業。李後主欲命使於交兵之間。左右咸有難色。鉉乃徒行。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見臣節。汝有之矣。後太宗詔鉉撫江南。錄末乃云。天命歸於有宋。非人謀之所及。太宗頗不悅。又其國潘佑以直諫被誅。鉉深毀短之。知者謂其隱惡太過。非直筆也。

夏國元昊娶契丹女。僞號興平公主。乃宗眞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因病被脫。元昊亦不視之。以至於歿。宗眞雖忿恨。然亦無如之何。但遣使慰問之而已。朝廷不知其故。以爲元昊畏耶律之強。諷宗眞使促元昊歸款。失之甚矣。

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權尹京府。自以言事被用。以諫諍爲己責。呂夷簡作相。氣勢重炎。無敢忤者。仲淹屢犯其鋒。夷簡深懷忌憚。但薄示涵容。以親仲淹。仲淹終不合。每對上言。夷簡險邪不忠。宜制其漸。因泛論漢世莽卓階亂□治。由辨之不早。致望其語漏泄。譖愬者日至矣。上遂疑責仲淹。離間大臣。徼倖進取。落待制。職出知饒州。言事無敢辯之者。皆言仲淹不當指夷簡爲莽卓。時尹洙余靖歐陽修皆雠書三館。相與憤切。洙遂詣政府請與仲淹偕貶爲黨人。靖上書言。臣聞位卑而言高者罪也。知淺而言深者妄也。臣故抵罪妄輒有開陳者。懷忠事君。不敢自愛。萬一益國。雖死無恨。伏聞今月九日以吏部

員外郎范仲淹忤旨。差知饒州。臣竊謂仲淹秉朴忠之心。懷直諒之節。不識忌諱。有可矜愍。觀其臨事不可言必忤上。竭忠奉國。夫豈私其身哉。去歲自貶所召居待問之職。爾時正人端士。酌酒相賀。喜陛下納善思賢。招徠忠讜。眞聖帝明王聰明之政也。今茲遂聞以言獲罪。左降僻遠。事出不意。驚動耳目。何其進之太暴。而退之太速乎。仲淹若以官政闕失。自取罪戾。國有常典。誰敢議之。今以刺譏大臣。指訐時政。而不少含怒。重加譴謫。臣深爲陛下不取也。昔堯舜之帝、商周之王嘗云。謗譸以昌。不聞誹謗爲罪。況仲淹前所言。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犯顏逆耳。最所大者。以其言合典禮。尙加優奬。正人端士所以相賀者。以陛下屈情狥道。超越前古。若是者也。今因進對之際。言大臣前短。縱令謀論褒貶過當。斷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與讒邪同罪乎。至如汲黯在庭。毀平津之任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麤踈。漢帝吳王。熟聞此義。兩用無猜。豈損令德。臣今越職而言者。非不知百官內外各有職分。以諫官御史畏罪而不言。遂恐庶人之議不得上達。故敢不避誅放。臣之所言。亦非營救仲淹。何則。仲淹自大理寺丞。四五年間。至吏部員外郎。比於常流。此乃踰涯之寵。今雖落職。實於仲淹之身。未有所損。但所論者。國家大體耳。古皆斥其直臣。皆玷累盛德。故多含垢忍怒。以示容納。非不能快意行事。蓋惜千古之名耳。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爲常。不甚重惜。則恐書於卷册。虧玷太平之治。箝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聰。在此舉矣。可不愼乎。臣披瀝肝膽。冀陛下察之。伏望陛下□以舜察邇言爲念。以漢招直諫爲謀。常以壅塞是憂。不以誹謗加罪。追改前命。無重過舉。則天下幸甚。書奏。夷簡內不自安。乃譎

洙靖官以拒來者。歐陽修乃移書司諫高若訥責之曰。高君足下。予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榜。始識足下姓名。時予年尚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以文章著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側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問尹師魯以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者。夫有學問者。必能辯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辯是非之明。又不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不使予疑之也。自足下爲諫官。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竟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眞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蹟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又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剛正好學。博通古今。其立朝爲本末。天下所共知。今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辯其非辜。又不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於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自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迕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耳。雖在朝之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昂自得。了無愧畏。反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違。以智文其過。此非君子之職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

郎作待制。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使天子待不賢。聰明所未盡。身爲諫局。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其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臣逆意。賢人君子。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耳。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臣耶。望之與章果不賢者耶。當時亦有諫官。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況今之人亦未可欺耶。伏以今皇帝卽位以來。進用諫官。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臣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官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任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有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耳。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册。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責賢者備甚。今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以爲不賢也。若猶以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日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願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官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事。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聊布區區。若訥得書。怒甚。乃繳其書

奏之曰伏覩勑牓御史范仲淹言事惑衆離間君臣自結朋黨妄自薦引及知開封府已來區斷任情免勘落天章閣待制知饒州及諭中外臣寮執事臣以位備諫列自仲淹落職之後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略與勑牓中事符合臣風聞本人謀事踈闊及躁情狂肆陷於險薄遂有離間君臣之罪臣既見朝廷行遣未至過當固不敢妄有救解也十六日有館閣校曲歐陽修令人詩書紙臣之仲淹平生剛直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謂臣爲御史裏行日俯仰默默無異衆人責臣今來不能辯仲淹所辜乃庸人常情作不才諫官乃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不敢一言在其任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言臣猶有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臣以庸鄙承乏諫憲屢貢狂斐以罄丹赤夫犬馬猶知其主況臣早聞忠義久預晉紳衣君之衣食君之食權臣皆非親舊立朝最爲羈孤陛下仁明未嘗濫罰豈顧望而懼相位之臣哉臣爲御史諫官相繼將及二載每念詔令不便奸邪慢朝授任非宜興造未當雖有中書已行之事臣屢嘗率意言之介然誓心不知忌諱至於微小之事耳目不接則不敢喋喋上煩聖聽以沽名徼譽也奏對應在皆可驗之臣與歐陽修友結素踈未嘗失色非意凌犯固不可校然本人謂范仲淹班行無比稱其非辜仍言今日天子宰相以迕意逐賢人責臣不言臣謂賢臣者國家恃以爲治也若陛下以迕意逐之臣合諫諍宰臣以迕意逐之臣合論列以臣愚見范仲淹等是論事切直比來亟加進用知人之失堯舜病諸忽茲狂言自取譴辱寬大之典固宜自當修省復乃謂之非辜稱其無比仍謂天子以迕意逐賢人誠恐中外聞之

所損不細。臣所以徘徊切慮而不敢自隱也。事下中書。夷簡乃貶修爲峽州夷陵令。時王曾同在相位。意甚不平。然不能救正。但令親戚寬諭貶者而已。固年生乃作四賢詩歎美仲淹等。其詠修詩。誚若誚爲神書乞憐天子旁人到于今諷誦且美之。然朋黨之說兆于茲矣。

馬亮尚書典金陵。於牙城艮隅掘地汞數百斤。鬻之以備供帳。其地乃僞國德昌宮。遺此鉛華之灰積也。

李氏區區偏據江表之地。而淫色奢縱如此。欲其國祚之長永。其可得耶。

石介爲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專以徑直狂傲爲務。人多畏其口。或有薦于上。謂介可爲諫官者。上曰。此人若爲諫官。恐其碎首玉階。蓋疑其效劉柄楚也。

曹利用由和北戎功。漸被擢用。以幹理稱。及當樞柄。益盡忠力。劉后垂簾聽政。利用自以親承顧托。庶事公執。時中官依劉氏之勢。多求徼幸。利用屢抑其請。由是讒嫉日至。因其從姪游於鄉墅間。服黃袍爲戲。遂構成其獄。以至遷逐。中使乘驛監其後。日夕詬迫之。至襄陽驛舍。自縊而卒。時人皆知其冤。利用自居貴位。積聚巨萬。不知分散。又常爲寇準所薄。準竄雷州。利用亦有力人亦以此非之。

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不可守者悉命罷之。寇益驕橫。復掠不已。种世衡者。時爲郡州幕中上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之地。實當賊衝。可以外固延安。漸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用世衡董其事。且戰且城之。然據險無泉。衆懼不可守。浚五十丈。復有巨石。其徒皆曰。是豈可并哉。世衡命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價百金。多致其力。果得泉甘且不耗。水乃大足。自

茲西陝堡障患無泉者悉如世衡募工致力無不濟者訟名爲請城以之世衡知城事寨下屬羌率持兩端向背不常世衡入□部落勞問親近無所疑間屬酋皆附之建營田百千頃歲得其利人頗稱之僞蜀歐陽炯嘗應命作宮詞淫靡甚於韓渥江南李坦時爲近臣私以豔藻之詞聞於主聽蓋將亡之兆也君臣之間其禮先亡矣

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丙寅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于皇祐初守城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拜舊枯餘存者若老龍之形

王建子偕嗣於蜀侈蕩無節庭爲山樓以綵爲之作蓬萊山盡綠羅爲水紋地衣其間作水獸芰荷之類作折紅蓮隊盛集鍛者於山內鼓橐以長籥引於地地衣下吹其水紋鼓蕩若波濤之起復以雜綵爲二舟轆轤轉動自山門洞中出載妓女二百二十人發棹行舟周遊於地衣之上採所扳蓮列階前出舟致辭長歌復入周迴山洞俄而唐莊宗遣使李嚴入蜀復作此舞以誇之嚴歸朝貢策未幾滅王氏

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近縣吏納土牛偶人於府門外觀者頗衆主者恐其爲人所損遂移置廳事之左邊程出視事怪問之主者以對程歎曰農夫牧豎非升廳之人兆見於此不祥莫大焉當時聞之以爲過論至甲午歲果有村氓叛竊入据城邑焉□人亦服其理識

成都唐有劍南西川安撫副使馮涓撰重起中興草玄寺碑序會昌大中年釋寺廢興之事其略曰釋氏

不可以終廢者。由學徒之心一也。國令不可以終行者。由時代之意殊也。予讀之數四。亦詣理之言也。故相陳堯佐既終身居于鄭。翰林學士李淑知鄭州。諸子納其父行實與淑。求神道碑文。淑怨堯佐素不薦引。雖納其潤賂。文有譏薄之意。陳子哀訴求爲改削。終不從。其家恥不立石。因撫淑在鄭時詠柴陵詩奏之。云弄駟牽車撓皷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榛斷隴纔三尺。剛道房陵半仗來。淑自負文藻。急於柄用。衆惡其陰險。每入朝則縉紳爲之不安。上漸知之。故久留外郡。其詩實由怨懟而作。遂罷禁林。主鑰南都。淑上章自理不已。後因持服。遂留京師。

唐莊宗遣郭宗韜副魏王繼岌平蜀。既而疑崇韜赤管。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本藩人姓名邈結。烈雖不佐命。有大功。莊宗既得天下。頗疑之。盡奪兵權。處以閑逸。至是聞變。急起嗣源將兵討之。洎至鄴。諸軍推以爲主。嗣源涕泣告其副霍彥威曰。與君受命討賊。豈料天時人事如此。然諸軍只因饑寒思亂。當奏加恩賞。以圖安靖。爾親衞指揮使元行欽。不能審其由徑。奔洛陽告亂。途中逢嗣源子金槍指揮使從璟。驅之同見。莊宗遂斬從璟。自將以禦之。距汴城五十里。聞嗣源入汴。軍潰而歸洛。時屬中官乘驛就長安。殺僞蜀王衍一行。樞密使張居翰嘆曰。上方寸已亂。一行五千餘人。豈可盡殺。乃改一行爲一家。及絳霄之禍已三日。而殺王衍一家使人方到長安。蜀人冤之。

慶曆中。有宋禧者。爲侍御史。禧介廉善士。學術論議。則非其素屬。親事官謀亂。夜梯殿廡入禁中。垂致不測。既而擒獲。上驚悸累日。厚飭宿衞。常有戒心。禧上言請市羅江狗置內中。以備守禦。人皆傳以爲笑。

目之爲羅江御史。未幾罷出外任。噫。禧之意忠矣。而思之不精。遂取衆誚。言不可不愼也。

後唐明宗親討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宿將同光末。趙在禮鄴中亂。從明宗討叛伐。及人情變革。遂與霍彥威同立明宗。尋判諸軍承事。兼河南尹。旋除宣武軍節度使。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汴之財利。遣中人筦權之。守殷軍用不給。累表抗論。重誨既而復奪之。守殷不平。頗出怨言。重誨奏其反狀。明宗親帥師討之。車駕至汴京。守殷自以本無不臣之意。爲權臣誣奏。登城門望明宗叩頭。號哭稱冤。明宗思其功。許以開門自新。重誨以麾軍登陴。勢不可遏。城陷誅之。

章聖祥符中。行封祀之禮。興造宮觀。以崇符瑞。時王旦作相。迎合其事。議者或非之。旦謂人曰。自古帝王或馳騁田獵。或淫流聲色。今主上崇眞奉道。爲億兆祈福。不猶愈於田獵聲色之惑邪。

宋庠兼清臣鄭戩及庠弟祁同年登第。皆有名稱。康定中。庠爲參知政事。戩爲樞密副使。清臣任三司使。祁爲天章閣待制。趣向既同。權勢亦盛。時人謂之四友。呂夷簡深忌之。指爲朋黨。俄有無名子作謗庠。有天下文章惟獨我。牓中龍虎更無人之句。餘韻甚多。深訐庠之私語。寖上聞。乃盡罷四人爲郡。仍降詔天下。戒朋比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儒林公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曹鈞石）

✤E九四九

壽